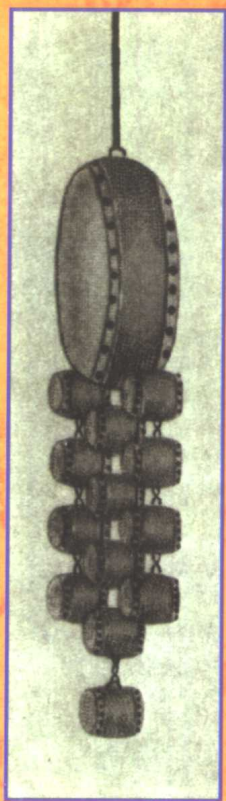


晨思所爱

CHEN SI SUO AI

苏叔阳 /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主编 / 胡小伟
策划 / 好风

闲聊丛书



❀ 闲聊丛书 ❀

晨思所爱

苏叔阳 著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晨思所爱/苏叔阳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2

(闲聊丛书/胡小伟主编)

ISBN 7-5057-1451-1

I. 晨… I. 苏…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N.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9632 号

书名	闲聊丛书——晨思所爱
作者	苏叔阳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河北省新华书店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省香河第二印刷厂
规格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0 万字
版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册
定价	115 元 (全十册)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总 序

胡小伟

大约在友侪中薄具“聊”名，有了这个选题，朋友就非拉我“主编”，说也“抽抽你的懒筋。”著作者和出品人都是我的朋友，曾在不同场合中酒酣耳热，言笑宴宴。想来假此形式，各出机杼，济济一堂，也是一乐。只当做东，过一把“聊斋斋主”的瘾。但承诺是债，倒着实让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了一阵子。

“聊”(或“聊天儿”，“聊大天儿”)是京畿一带的词儿。东北人之谓“唠嗑儿”，上海人之谓“讲山海经”，四川人之谓“摆龙门阵”、“冲天壳子”，等等，都庶几近之。可见分布之广。其内容丰富而模糊，似乎包含着切磋、诘难、博闻、多识、捷辩、盘道、讲古、批评、议论、品鉴、幻想等多重混合意味，有时也是一种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撞击，照说是社会生活中一种“虚实结合”必要的方式。带有极大的思辨特征和自娱性，以至很多人乐此不疲。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对思想文化的发展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无论“述而不作”，稷下学宫，兰亭雅集，还是论衡三教，鹅湖胜会，以至传承燭火之类，更不必说魏晋玄谈和唐宋以后的谈

禅，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

聊亦有道。首先得博闻广见，始底蕴深厚；其次是立论新颖，则中气充沛；再次意兴遄飞，尽迭宕之妙；再次语言幽默，得流转之欢；然后心态平和，有从容之致。古人云：“不有学也不足谈，不有识也不能谈，不有胆也不敢谈，不有牢骚郁积于中，无路发摅，也亦不欲谈。”（《古今谭概》序）可见自有一套学问。友朋相聚，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侃神聊鬼，达意抒情，化雅为俗，变俗臻雅，大雅力透象牙之塔，大俗直抵市井之区。聊者纵横捭阖，固然自得其乐，听者如座春风，不啻特殊享受，都是一种“化境”。回忆记事以来所得常识掌故，倒有一小半儿来自听人闲聊。

难得的倒是闲。生活压力，都市节拍，信息社会，消费诱惑，都催促着你一溜小跑，难以止步。善钓者会告诉说，激流边回水，瀑布下深潭，才是下竿之处。舒缓紧张，品味人生，静心养学，就需善自调剂，一闲对百忙。聊就是其中一法。

此番约来的各路聊主儿，所专非一，聊风各异。或睿智见长，或新异取胜；或禅机忽现，或单刀直入；或侃侃而论，或娓娓道来。对拈花示以微笑，当棒喝奋然醒悟，聆警语不觉深思，闻隽言报之捧腹，读者若有逸致闲情，把来一读，自能各取所需，得其所哉。

自序

苏叔阳

身体与心态的变化会影响文风，这一点是我大病之后才真切地体会到的。从前，没有迫切的死亡的威胁，外加年轻气盛。写起文章来，真有点什么都敢说，说起来没完没了的劲头。可文章总有点轻飘飘，将一己的意见看得很重，好像我要和什么东西争个高低。

后来，大病一场，几乎死掉，才懂得这世上什么都是短暂，只有真诚是永存的。心里少了许多不平衡的情绪，写起文章来，好象笔下少了块石头，比先前轻了许多。

这变化首先是朋友们发现的，我自己还不大清楚。这次将一些文章集拢起来一看，自己也知道了。原来，文章的气韵不是造做出来的，而是从人心流到笔端的。自然，我的文章并不好，只是自己同自己比，有了点长进。

我这绝不是提倡所有的写作者都经历一次生死劫——那要挨骂的——我只是想说，心里

头轻了，空了，文章也就多了些味道，多了些实在。文章为疾愤而作，对。可这疾愤不应止发于一己，而不关民族。为一己而作，无论多么美妙，也难成大气候。

这集子，供识与不识者一晒，在我自己只是个总结。起名《晨思所爱》，是将我的珍爱奉献给爱我的国家、人民和亲友，是为序。

1997.12.8

目 录

自序.....	(1)
---------	-----

寻求崇高

难以补救的遗憾.....	(3)
病中杂谈录	(19)
寻求崇高	(47)
飘逝在云海	(54)
记住这颗圣洁的心	(57)
您的烛火永不熄灭	(61)
送绍棠 长别离	(65)
迟到的谢忱	(70)
人生的宝箴	(76)
生命的延续	(80)

文化的怪圈

文化人的“寂寞”	(87)
文人与“枪手”	(91)
浮华的世风与文风	(95)

看戏的杂感	(99)
现代城市文化的怪圈(四则)	(110)
花样翻旧	(126)
“拿来主义”点滴	(129)
得有主心骨儿	(132)
崇洋与慕古	(136)
在西班牙拣起的点滴感受	(140)
面对明天与立足今天	(144)
从外文招牌想到的	(149)
中国人是几元化?	(153)
观念的“新”与旧	(156)

片言断语

片言断语	(165)
晨思所爱	(172)
电话与人情	(175)
过年的感受	(180)
电视体育评论员的思维方式	(184)
关于减肥的忧虑	(188)
关于“爷们儿”的杂谈	(192)
发式与民族心态(三则)	(197)
难弄	(211)

难得潇洒.....	(214)
旧事难忘,难忘啊	(219)

寻
求
崇
高

难以补救的遗憾

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到了“古来稀”，才“耳顺”，听得进一切中听和不中听的话。其实，这是他老人家说的和他同一档次的“圣人”们的规律，许多凡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三十而不立，四十而照惑不误，五十糊里糊涂，七十了，依旧听不进任何有拂己意的话，倒是司空见惯的事。孔夫子说得是高标准、严要求。

我三十岁左右的时候，正赶上“翻天覆

地”，我被驱赶着一会儿当“漏网右派”，一会当“牛鬼蛇神”，始终没立脚之地，事业上当然也就没法子立住。这坎坷不是我独有，所以，悲观失望或以此炫耀，都没意思。

那时候，上访、投诉，是前赴后继的潮流。我也曾每天清晨站在西华门——原来是永定门车站附近——国务院上访接待处门口，等候着接见，好一诉衷肠，吐出委屈。记得一位穿褪色军装又高又魁梧的中年壮汉接见过我。听了我的诉说，看了我写的申诉材料，当下握住我的手，说：“同志，我信任你！”一句话勾出我的眼泪。他出主意让我到我的母校去贴大字报，说明我那时的处境，一定会获得旧日同学的支持，为我洗雪冤屈。

我没有照他的意思办。我怕，怕我当时教书的学校知道了，会赶来另一派“红卫兵”把我“揪回去游斗”。我比他胆小，不敢“自己解放自己”。

可见，我的申诉材料打动了，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引起读者的共鸣。虽然在那以前我已经发表过一些诗和其他作品，但却像投在沙漠上的石头，没有回声。

非常遗憾，我忘记了这位可敬的复员军人的姓名，是姓侯还是姓柳，抑或是刘？那时他

还掏出他口袋里所有的钱，大约有三四元吧，送给我这个有家不敢回的年轻的大学教员。真是罪过，现在我竟然忘记了这位正直勇敢的汉子的名姓。记得过了两天，我再去找他，他的办公桌后面已经换了另一个人，我从此再也没见过他。

但是他的形象和他直面现实、扶助弱小的勇气始终在我心里，像一盏燃烧的灯火。他对我说：“相信群众相信党，也相信自己，你会最后胜利的。”这句话支撑我度过了我人生最灰暗的岁月。

可是我竟然忘记了他的姓名，这是罪过。

这位可敬的人也该老了吧？您在哪里？或许您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但您的正直鼓舞了我的灵魂，让我站在世上，努力写一些有用的文字。

毕必成，电影剧作家，我的朋友，他已经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正在英年，正在如日中天的季节。

得到他逝世的噩耗，我就想写一篇文章，说一些该说的话。可文章刚开了头，我就被查出得了癌症，住院，手术，未能写下去，这件事始终是我一块心病。毕必成值得人们写些文字，永远记住的。

我和他相识于1979年春，在珠江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我们一见如故，无所不谈。在珠影厂领导的家里吃饭，谈起电影题材，当时还有一位剧作家胡先生在座，相约写以山水风光为背景的故事片，而且还议论了故事线索，他的那部叫《庐山恋》，我写《西湖之梦》，胡先生那部是什么，现在忘了，大约是写广西的风光。后来，他三弄两弄，在上影厂七天之内写出了《庐山恋》，一炮打响。我呢，写了一部《盛开的月季花》，被已作古的资深编辑田壮壮先生称之为“开窍了”的作品。

《庐山恋》放映后，议论纷纷，有人竟称之为“艺术垃圾”，一棍子打消了年轻人创作的热情，更引起了“抄袭之作”的指责。毕必成后来写了很厚的材料反驳“抄袭”的攻击，并把材料寄给我一份。而我，除了在一篇文章里为《庐山恋》讲了几句自认为是“公道话”的话之外，竟没有站出来说明那次在珠影厂领导家宴上的最初的构思设想，来证明《庐山恋》绝非抄袭，而是“侃山”的产物。情节、人物，甚至片名都是那次家宴的结晶，必成是满怀热情地构思创作的，这是深深烙上必成印记的作品。我怕我出来说明，会引火烧身，这很有点违背“燕赵之士”见义勇为的个性，是种软弱。当时，

也有人写文章说我的那《盛开的月季花》结尾处也有摹仿《幸福的黄手帕》之处。这其实是种抬举。1979年春天，我们连日本有这方“黄手帕”都不知道，更没看过这片子，何抄之有呢？再说“黄手帕”是西方的习俗，日本影片抄西方，中国人不说人家抄，中国人的作品有点像日本，就说中国人抄，真是奇怪心理。我没有特异功能，没法子模仿我根本没见过没听说过的事。《盛开的月季花》发表在《庐山恋》拍成之后许久，竟让我不敢为必成作证，我真没出息。

从此，我总觉得欠必成什么。到庐山去玩，专程到影院去看《庐山恋》，然后写篇赞扬文字，算是补上内心的缺憾。

说《庐山恋》是“艺术垃圾”的话，已被事实驳倒，庐山整年都在放映它，比任何一部国产影片的复映率都高。必成那真诚讴歌祖国山河和纯真爱情的心意会永远活着。

今年，他又得了金鸡奖的最佳编剧奖，虽然迟了，却也是对他一生公平的评价。

如今的文坛，也泛滥假话。之所以真话不多，盖因私念，如我一样怕惹起“不必要”的麻烦，只好让真实受委屈。我一向以为自己敢讲真话，或者至少在不好讲话时不说话。其实